

# 增污水處理垃圾焚燒廠 200污染企業將淘汰

# 京立環保軍令狀 三年清污驅霧霾

牛奶色的古運河還未到夏天，就已散發着惡臭；被垃圾覆蓋的城鄉結合部破爛不堪；每一次呼吸帶給喉嚨的乾燥與癢痛令人想趕快逃離北京……環境重荷已令北京喘不過氣來。本報記者近期走訪重污染河蕭太后河、北五環外的「垃圾城」等地，深入了解京城污染現狀。與此同時，北京正在新建污水處理廠，垃圾焚燒廠即將投入使用，污染企業200家面臨淘汰……北京最近出的一系列生態文明和城鄉環境建設措施，立下環保「軍令狀」，投資千億元（人民幣）誓在三年內鐵腕治污，一場轟轟烈烈的環境保衛戰正在全城展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琳、李茜婷 北京報道

在京城東南四環的小武基村有一條「遠近聞名」的牛奶河——蕭太后河。歷史上，這裡曾是京城漕運的重要航道，明清筆記稱其「如同江南水鄉」。當年清冽的河水如今被污染成牛奶色，夏秋季節臭氣熏天，像一道城市瘡疤覆蓋在地表。長期在河邊販賣小吃的李大姐說：「趕緊治理一下這條臭水溝吧，再不想看見滿河的垃圾，聞着臭味了。」

## 蕭太后河 變臭水溝

記者一路打聽着尋找蕭太后河的位置，哪知幾位居民都說：「哪有什麼蕭太后河？就是一條臭水溝。」當記者幾經波折來到蕭太后河時，正看見幾個水泥製排出口「嘩嘩」地將污水排進河內，雖是4月初，北京還未至燥熱季節，但嗆鼻的臭味還是隨着陣陣微風撲面而來。塑料袋、廢紙、油脂、菜葉夾雜着碎片漂浮在河面，遠遠望去，奶白色的河水狼藉一片。

距河邊幾十米處，一位賣小吃的

大姐正在鐵鍋旁煎着麵餅，當記者詢問她緊鄰臭水溝賣食物會不會有影響時，她回答道：「這麼多年，蕭太后河一直是這樣，此前也治理過，但效果並不明顯。沒辦法，生活總得繼續。」李大姐稱，僅100米的蕭太后河河段南北兩岸，約有20餘個排出口。此前有周邊的化工廠曾向河內排污，後經治理，少了許多，但從上游來的河水，依然渾濁不堪。

## 建污水廠 趕跑蚊蠅

一位住在小武基村的居民告訴記者，每到夏天，靠近蕭太后河一側的居民就能聞到臭味，而且蒼蠅蚊子，成群結隊從河邊飛過來。大家都盼着政府能儘快解決污染問題。今年3月，北京市出《加快污水處理和再生水利用設施建設3年行動方案（2013-2015年）》，提出在加強排水管網的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還要建立和執行最嚴格的水質保護制度和考核監督機制。在方案的帶動下，今年5月，專門為治

理蕭太后河而建的望遠橋污水處理廠將全面完工，年底實現開工運轉。

近日，北京市委書記郭龍亦親赴蕭太后河調研，一場污水治理的攻堅戰正式打響。郭龍龍指出，要運用先進的污水處理工藝，令北京核心城區污水處理率達到100%。同時，要讓北京形成建設生態文明的共識，破解環境保護、社會管理等領域面臨的一系列難題。

記者了解到，望遠橋污水處理廠廠房已經建成，設備正在陸續安裝。

設計施工方北京市政路橋集團的徐軍表示，望遠橋污水處理廠的污水日處理規模為2萬噸，流域面積涉及44.6平方公里，投入使用後將「消化」蕭太后河的污水，處理成再生水，再補充到下游的通惠渠。



記者來到蕭太后河岸，赫見「牛奶河」果然「名不虛傳」。

朝陽循環經濟產業園內，填埋場已全部實行膜覆蓋工藝，記者在園區內基本聞不到什麼臭味。

## 提高垃圾處理能力是關鍵

在北京東北五環外，距離中國電影博物館約一公里的地方，有一處聚集了不少年輕藝術家的黑橋藝術區。與798、草場地等北京知名藝術區不同的是，這裡的藝術家們除了堅持藝術創作，還要與露天垃圾堆放帶來的惡劣環境抗爭。

### 人口激增 垃圾露天堆放

黑橋村位於北京市朝陽區崔各莊鄉東南部，是北京一處典型的城鄉結合部。和許多城鄉結合部的村莊一樣，這裡的居民多自建房屋出租，道路狹窄，顯得混亂不堪。而隨着外來人口的激增，村莊垃圾量也隨之大幅度增長。記者走訪該村時看到，儘管每隔50米就有一處露天垃圾房，但是在路邊、牆根處，垃圾隨意堆放的現象還是隨處可見。

居住在黑橋藝術區的畫家徐鴻鳴，近年來深受環境髒亂差的困擾。他回憶說，2007年他剛搬來這裡的時候，房子前面就有一片很美的小樹林，還有一大片高粱地。然而，現在樹林沒了，高粱地也成了荒地，馬路四周更是到處堆着生活垃圾、煤渣。

對於黑橋村垃圾圍村問題，一位長期跟蹤垃圾問題的自然大學研究員陳立雯說，垃圾處理能力和人口增長的矛盾不解決，黑橋村垃圾圍村就難以徹底改善。對此，黑橋村村委會顯得頗為無奈。據村委會統計，黑橋村本村人口只有約2,000人，但是隨着外來人口的不斷湧入，目前村裡常住外來人口已超過20,000人。

### 八填埋場 三年內將填滿

事實上，黑橋村的「垃圾圍村」現象僅僅只是一個縮影，北京城鄉結合部許多村莊都存在相似的問題。而縱觀整個北京城，「垃圾圍城」並非危言聳聽。據了解，目前北京市生活垃圾處理設施總處理能力為每天1.75萬噸，低於每日生活垃圾產生量1.77萬噸。據北京市環衛部門的統計顯示，北京市八座大型垃圾處理設施，都處於超負荷運行狀態，最高的負荷率達到246%。

### 2015年垃圾資源化超70%

為了緩解垃圾圍城困局，一些垃圾處理廠已經紛紛行動起來，通過各種措施延長自身



黑橋村的一處水渠內垃圾成堆，渠水已變成墨綠色。

「壽命」。豐台區的北天堂垃圾填埋場通過陳腐垃圾資源化處理，為垃圾填埋爭取了更多的空間。而朝陽區高安屯的朝陽循環經濟產業園則通過修建垃圾焚燒廠大大延緩了垃圾場填滿封場的時間。

按照北京市制訂的《生活垃圾處理設施建設三年實施方案》，到2015年北京市新增生活垃圾處理能力1.9萬噸/日，日處理能力將達到2.4萬噸。垃圾焚燒、生化等資源化處理比例由2012年的50%，提高到70%以上。

## 69措施減排 還首都藍天

提起今年以來的霧霾情景，相信身處北京的每個人都有話要說。眼前僅僅百米的大樓籠罩在濃煙中難辨身影，口罩成為出門必需品，大口呼吸變成了奢侈的期望……今年1月1日至4月10日這100天裡，北京霧霾日數有46天，為近60年最多。特別是今年1月，北京市只有5天無霧霾天氣。

持續的霧霾天氣讓很多北京人懷念起有藍天、白雲的日子。有網友在好天氣難得出現時發出感慨：「在北京見到藍天都想哭！久違了，原來天應該是這顏色的，我真怕以後兒子問我天應該啥顏色我說不出來了。」

而如何還百姓一片蔚藍的天，則成為北京市委、市政府急需破解的難題。北京市副市長張工曾坦言，當前北京市PM2.5污染濃度嚴重超標，成為全市上下最關心的環境問題。而傳統、粗放的發展模式帶來的歷史「欠賬」，人口增長、生活水平提高帶來的生活型污染快速增加等，給大氣污染防治工作帶來了困難。

### 將淘汰污染企業200家

儘管難，北京市還是下決心治理大氣污染。3月28日，北京市政府出《北京市2013年清潔空氣行動計劃(含補充措施)任務分解表》，以69項具體措施，力圖實現2013年全市和各區縣空氣中主要污染物濃度平均下降2%；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同比均削減2%的目標。

有關研究表明，北京市PM2.5約60%來源於燃煤、機動車燃油、工業使用燃料等燃燒過程，23%來源於揚塵，17%來源於溶劑使用及其他。為此，北京市在此次大氣污染治理的具體措施中，就有針對性地提出了7大減排重點工程。

在能源結構調整減排方面，提出加快燃氣設施改電、改氣等目標；在產業結構優化減排方面，提出淘汰200家以上污染企業，關停建築渣土磚生產線等目標；在末端治理減排方面，則提出淘汰高排放老舊機動車約18萬輛等目標；在監督管理減排方面，要求嚴格監管餐飲油煙污染、揚塵污染等。

### 煤改氣年減粉塵765噸

在大氣污染治理的「軍令狀」下達後，本報記者從大屯供熱廠了解到，「煤改氣」項目已於4月9日正式啟動。據負責改造的北京建築技術公司總經理馮雷介紹，該項目改造完成後，預計每個供暖季可減少粉塵排放765噸，減少二氧化碳排放493噸。

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王躍思認為，北京想在3年內解決PM2.5污染問題是不大可能的。他強調，只有踏踏實實地調整過於依賴重化工業的產業結構，調整過於依賴煤炭消費的能源結構，把脫硫、脫硝、除塵設施做紮實了，把環境治理的價格分擔機制理順了，空氣質量才能真正改善。



今春北京頻現霧霾，口罩成為出門必備品。市民盼望治污減排措施見效，還北京藍天。

## 莫讓環境污染成逃京主因

「如果過幾年北京的空氣質量還這麼差，我就考慮回老家」、「有了小寶後，我特別擔心因空氣不好影響她的健康，甚至考慮讓老人把孩子接回老家帶」……在是次採訪中，幾位「北漂」的「80後」紛紛對本報記者表示，自己吃過很多苦都沒有動搖過北京夢，但愈發嚴重的環境污染卻令他們十分擔憂。在他們看來，在京打拚好幾年，最終卻不能呼吸到一口新鮮的空氣，喝上一口放心的水，傷身之餘，也讓他們感到傷心。

一位在研究所從事行政工作的李小姐對記者說，自己7年前來到北京，當時房價不高，空氣質量也很好，自己的工作還一度讓老家的朋友們羨慕。可如今，

李小姐的京城生活不再如此「光鮮亮麗」，朋友們認為雖然老家不如北京，可起碼呼吸的不是PM2.5，喝的不是被污染的水。

在採訪中，記者聽見最多的聲音不是抱怨，而是傷心與無奈，傷心的是他們不願離開自己揮灑青春與汗水的北京；無奈的是環境污染已讓他們不敢喘氣，不得不考慮離開北京。「逃離北上廣」這幾個字曾佔據媒體重要版面，那時，逃離是因城市硬件發展達到飽和狀態，人們快「擠」不進去；如今，逃離北京的主因正向環境污染步步逼近。

北京已認清環境保護與生態治理的緊迫性與危機性，關閉高污染企業200家，

淘汰老舊汽車18萬輛，新建再生水廠47座，生活垃圾日處理能力力爭到2015年達到2.4萬噸等等。為了讓天更藍、水更綠，北京不惜以降低經濟增長速度為代價，讓人們看到治理環境問題的誠意。

這讓記者想起李小姐對記者說過的一句話：「如果真到了離開北京的那一天，我多希望自己是因為賺夠了錢，提高了自身的能力，帶着資本回老家，而不是被環境污染『擠』走的。」是的，莫讓環境污染成為人們逃離北京的主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琳、李茜婷

記者手記